葉文莊公奏議

葉文莊公奏疏稿序

大易首乾坤則玄黄雜其苞符尚書記君臣斯典謨彰其巍煥盖天象昭回於日月必藉岳瀆之文以相應皇典垂

耀於勳華亦待皐稷之謨以
對揚天下有有玄而無黃者
乎倘不滋不茂世代一大亮
灕耳惡覩所謂昌熾扎帝降
而王伊說諸篇周召二南見

詩書者庶幾足媲黃虞後世如金城十二便宜出師二表嘉禾眉山之章奏莫不炳烺今古貞元之氣既分世道人才不無稍讓紫陽譏高文武

宣之制未必有精一執中之
傳曹劉顏謝之詩不必有物
則秉懿之訓以七制六朝之
君臣欲與典謨風雅較汚隆
何異潢沫之於河海然亦各

有以効其忠悃表厥文采即

區區霸朝不廢一德宋元之

交又一混沌我

太祖有言自蒙古時奎壁之間

常有黑氣入

明兩開宸翰親灑元氣淋漓六
王宣力干戈間無暇筆舌青
田金華仰紀鴻駿之業俯標
英藻於時顧誠意預攻取之
祕策犁眉等集書奏多焚不

傳學士待詔鑾坡未嘗以擘
畫為敷陳也迨三楊時密謀
顯斷始盡露高文號臺閣體
然後黼黻皇猷於昭文治嗣
是餘乎河東留一種鬱與之

文與太極西銘競輝而道化絢爛極矣王充曰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滋茂漢朝乃熾盛之盛哉

朝熾盛莫如
英
憲二廟當是時文章滋茂則莫
如崑山葉文莊公余鯀生湫
學少讀其水東日記未嘗不

景其人理學經濟肖薛河東
惜未盡覩其全也門生水部
德玄公耳孫也以水衡榷武
林闕梓其奏疏若干卷徵序
於余始得遍觀則又揖三楊

而與之相上下可以共抒太平之業洵美則傳矣公起諫議敭歷中外至佐銓在夕郎則有西垣奏草在獨石則有邉奏存稿在粤南則有二廣

奏草在宣大則有土答奏草當塗歸之際焚草雞棲者十之一保釐內地者十之二而閒關邉陲者十之八踐蹯之塞如在閨榻視韎韐之士

親若家口拯疲癃之瘝痛若在膚而其籌筆聚米論兵頭白煉烽心丹又如見垣一方洞徹五臟盖其捋荼勤悴物理其本如忠武之治蜀其思

慮周到動中機宜如營平之便宜其撝抓詳明計議精確鄙竅外之遥寄之赤帨俾九重覽之如在几席則雖陸宣仲楮蘇文握管無以踰之華

古今於胸而運造化於筆俾後之學者捺其意之所欲出而通乎噎噎亦封事一搖光焉乃余尚論其世則鬱爲虎豹者不過虎外之美而其所

以美者則有鞹之鞹於中而
不能掩杜牧之曰文以意爲
主氣爲輔辭釆爲兵衛與夫
人之文而非大臣之文也鄭
子曰易之賁剛柔相文即天

地不廢繪事焉而非有心以爲之余覽公稿而得其義之壯忠之侃識之早本於誠而一禀乎學已已之變公率同列劾扈從失律者罷然後選

將練兵復不共戴之仇又請
徵死事諸臣不亦壯乎虜送
六蜚還有隱名帖言迎復事者
頗忌不敢舉公曰此無情之
言達上易動或阻以匿名不

顧竟𧿹陳之
景帝命胡濙封進正論爲之不
果侃侃有大臣風焉而最有
前見之識則在阻邊兵之入
守京城又止大擧搜套之議

夫野先之評公謂獨石不棄
六師不陷土來自華不破虜
騎不薄闇闔宜守雲中居庸
便假令此議得行何至有曺
石之亂哉而協賛獨石值殘

破之餘所行罷兵八條中請
官具牛種汰不任戰者屯收
其入以饟邊情大洽督撫兩
廣許鹽賈計引入米供邊公
私利之搜套議起朝如沸羹

公以少宰受命往議方畧奏
曰搜河套復東勝不易不若
增兵守險於是築城堡收新
軍實伍而選土著助守寢假
此議不變則嘉靖時不蹈敗

䘏亦不至有馬市之疑矣公
在銓取人先行誼而後才藝
乃考古辨疑得之學者居多
坤之六五大臣之隆也其繇
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

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說者曰黃土之色也上贊於玄中裳之會也下緣於衣其在人為坎離之交名曰黃中蓋玄家必取離之邑

土與坎之戊土合嬰兒姹女得黃婆始交繁露曰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貴於黃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於人爲意黃者正色不間黃中

者意守中不陂誠意之學也
意誠則通理知致物格之驗
也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心
正矣暢乎四肢則身修矣然
後發乎事業家國天下有所

俾益故文章者美之所著而
非所以美盖公居家孝友立
朝忠藎義見於事業而發自誠
意黃裳之采也乃阿衡方屬
大星聿殂彭韶贊公曰希文

不相古今所惜鄭子曰姑蘇
有范文正與公爲三公居寢
必設其像拱手默對文正久
於西陲其止好水與止搜套
同築城堡與築清澗同識力

才識大畧相當而天章閣悠

對視公之倚馬草奏覺從容

矣豈以相不相為逕庭也哉

夫執斗杓以斟元氣調坊門

而和四時公鐃為之偶不究

用致足惜耳若熏灼生前而
黄鳥數聲壙罣如而身名俱
朽者何可勝紀也獨文正並
公至今猶凛凛有生氣則叔
孫豹稱三不朽果不在相不

相也文正之後忠宣繼起爲
宋世臣德玄清正鍊達孜孜
好學公侯之家其後必復端
在於兹先是德玄祖約齋公
貳守衡陽梓公稿未竟德玄

始鑿受敍青黃今耀古如山嶽之峙汪海之行矗矗滔滔如黃壚正色上與重玄相賁餙其滋茂昌熾可勝道哉若繩祖之武爲

明世匯閫俾惥宣專美有宋則

德玄勉旃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孟秋穀

旦

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加俸一級
經筵
日講纂修
兩朝實錄副總裁敎習庶吉士

前吏部左侍郎譔述
誥勑上饒通家後學鄭以偉頓
首拜譔

西垣奏草序

西垣奏草若干卷總若干篇叅語總若干道附焉璽書廌章并附焉承事郎兵科都給事中新除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等處糧料崑山葉盛之所自錄也我

國家自

高廟開基以來

朝廷之事不專用大臣悉出

君上而事或關遺有言責者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用得今致治于斯爲盛比年權姦用事不利忠讜

錄是隱默之風成而禍亂之機發矣尚忍言哉
皇上法祖所爲一鑒前弊乃始信用六科足其舊員
責其職事雖以盛之庸劣當
監輔之初卽被
命掌科事旋進今秩于是時爲六科者莫不感奮
有言言路爲之改觀其或言未盡善與夫言雖
善而不合當道甚而逢怒忤意亦有之所賴
日月至明不受讒罔其人多得美遷以去
皇上善遇言者優容使言甚盛之德也如盛者犬馬
之心雖貪報主亦終無分寸之勞緘封而削稿

焚章成復毀者不知其幾而上徹

僉此耳方切自愧有負

大恩而復驟膺重任愧負何已奈何

今日譚者紛然以爲言事過多爲人所厭出

某事忤某官某官怒某事除命始以山東擬

奏旣

允而鈌注山西其心以爲宜府廣衞方今畏險之

地莫踰焉故爾他構爲飛語尙多益其心竊[illegible]

巳也譚者皆有竇瀎嗚呼歐陽文忠公[illegible]

君子也非盛所敢妄擬而其[illegible]

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俛
冋取容以狥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
侮于群小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顔也
非盛今日之謂乎公又以其壯無所爲既老且
病不闘報賜爲終負人主之恩顧余小子年未
及彊仕兩拜官皆未及滿考則是冒寵受侮偶
同于公而未老與病幸不同於公旣竊自附于
公之所同而不敢不勉力于公之所不同也謹
書以爲奏草序
景泰三年春三月廿日在明時里第作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

卷一

卷三

卷四

卷六

卷九

西垣奏草目錄終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兵科都給事中臣葉盛謹

題爲陳言科舉等事照得正統十三年開科會試正副榜舉人俱已取定今將合言事件開坐謹

題

一件儲養賢才事欽惟

聖朝

列聖相承一以儲才爲致治之本永樂宣德年
間每遇進士登科必拔其資質聰敏年力少
壯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俾之讀書學古大
其已成之才以資任用
皇上臨御尤重斯典是以賢才莫不感奮勉脩
職業以圖無負于明時而年來庶吉士之選
該部未見舉行竊恐有孤
皇上儲養玉成之恩也前件如蒙准言乞　勑
該部將今年進士照例會官選拔入翰林院
爲庶吉士時加奬勵務底成効進士中有年

三十歲以上學問老成有志入選者聽其自
陳亦許收錄將見多士濟濟治道隆盛而無
乏材之慮矣
一件長育人材事欽惟
聖朝設科目以取士尤重進士之選士之懷負
才藝亦皆以必膺是選爲榮然遭際有時學
問有素而一時不偶者有之臨期阻病而不
能盡其所蘊者有之是以或下第或中副榜
皆不能遂其所志未免有滄海遺珠之嘆永
樂宣德年間嘗命禮部同翰林院將取中副

榜舉人揀選資質文學有可觀者授以冠帶送國子監讀書翰林院以時考試俾從科目出身益以廣其問學堅其素志卽皇極委曲造就人才盛心也前件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將今年副榜舉人會官揀選拔其尤者列名奏請令爲冠帶舉人照例入監以俟會試將見英賢輩出科目得人而無遺才之患矣

一件進士資格事欽惟

太祖高皇帝欽定進士出身資格第一甲三名從六品正七品出身第二甲從七品出身第

三甲正八品出身其後欽除特選二甲三甲
進士或不拘品秩俓受要職者俱有成例近
年在外知州同知止于監生内除授進士止
以三甲除授知縣切知州同知知縣俱係親
民守令要職必須慎選方可得人而民受其
惠看得近年進士除知縣者其得人十常八
九惟知州同知未聞以進士除授似有未當
前件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今後進士除授
除京官有缺照例補員外其在外員缺監生
除授不敷即將進士第二甲除知州同知第

三甲除知縣仍令所司候來科會試臨期奏
請量開解額增取進士以備擢用將見內外
均重守令得人而廣用材之途矣

一件教官地方事欽惟

[illegible]廻避[illegible]貫已有定制惟教官職專訓
誨生徒非有刑名錢穀政事所關故有儒士
保任或就祿養親者俱受本府州縣學教官
不在廻避之例今照各府州縣間有僻在遠
方瘴癘爲患官員臨境觸冒成疾旋至死亡
者有到任未及朞年而妻子僕從皆致失所

者原其所錄蓋因官員任所相去原籍動數
千里風氣不同水土不服以致感犯瘴癘不
能全生良可矜憫前件如蒙准言乞 勑該
部今後教官員缺查係瘴癘地方務須就近
除授不拘鄉貢或聽其本處保舉經明行脩
儒士照例考試除授將見官無失所訓誨不
乏而臻育才之効矣

正統十三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分俸養親事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繇
進士除授前職有父葉春繼母沈氏俱在原籍

乞將南京該支本色俸米每月三石三斗自正統十三年七月初一日爲始照例分回本縣官倉令兄葉盞按月關支養贍臣不勝感

恩之至謹奏

正統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題爲賊情事切照福建近因沙尤二縣賊人鄧茂七等生發欽命都督等官劉聚等統領官軍前去勦殺未見寧靖今又欽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統領太軍繼進征勦誠一方生靈之幸

臣等查得先該福建都司奏欲將腹裏衛分出

海官軍暫回守城聽調以防前賊遇有邊海警急仍調策應等因又該總督備倭署都指揮王勝奏近因前賊節次將腹裏福州等六衛原調出海并補造戰船官軍二千八十三員名沿海永寧等五衛守城出海官軍二千五百員名俱各調往涉尤二縣捕賊令將腹裏衛分取回守城等因臣切惟福建地方西北連山東南際海比因海道事重特令文武方面官員總領沿海衛分并添調腹裏衛分官軍打造戰船分撥水寨操練固守其建寧左等衛貼守官軍每年十

月初一日依例放回聽候風信即今沿海正係
放回貼守之時又兼節調征勦數多存留備倭
數少所有戰船俱各沿海停泊儻前項賊人一
闘大軍壓境奔走竄匿潛徃海邊而彼處備倭
官軍數少一時不能抗禦致賊搶駕戰船入海
結搆為非萬一有警所係非小如蒙准言乞請
特　勅備倭署都指揮等官王勝等作速會同
計議即今見在備倭官軍如果已足隄防務要
晝夜嚴督用心哨守儻不足用即便差人星馳
與都督劉聚并福建西司巡按御史從長討議

或量于捕賊處所取回官軍分投守備斷絶賊
路以圖萬全庶幾有備無患而賊人可以殄絶
謹題
正統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題爲保陞官員事照得本科掌科事給事中姚銑
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四年除授前職見今
三考將滿查得本科見有都左右給事中員缺
緣本官歷任年久練達老成伏乞量加陞授仍
于本科辦事便益謹題
正統十四年五月初七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冒君
辱國當加赤族之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切照
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鎭遠侯顧興祖修武
伯沈榮等俱以庸輩幸際明時平居不義不仁
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朝廷
避者逆胡也先侵犯邊境
皇上爲奸臣之所誤擐甲冑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
機手握兵柄自合運籌畫策縛醜虜于藁門獻
勇効勞淨胡氛于沙漠庶幾少竭涓埃之報以
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累挫威于小

虜望風承旨尚受制於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

諛之故態六師淆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賊

庭詫僥倖之功鑾輿成孤注之失臣民羞愤師

旅創殘臣等切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

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恥尚甘食息

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

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

于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

不足以紓

三陵祖宗之憤夫交趾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

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
先皇帝或誅其身或族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
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
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拨孥朱勇等寘之極典籍
没其家仍乞以臣等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罪
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
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庭之
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
聖駕之旋軫可期妖酋之繫頸可致矣再照隨營各
哨頭目侯伯駙馬等官原情亦出于朋奸論法

難逃于連坐及照扈從文武群臣既皆同時而
隨侍不能匡濟以成功俱合挨拏明正其罪今
該顧興祖等見到謹具啟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題為薦舉事節該敬奉
令諭凡有智勇廉能屈在下僚不得展布其素蘊者
並聽舉薦推用敬此敬遵令將訪到官員人等
開坐謹題

王英 山西參議　黄仲芳 山東參議　宋欽 湖廣參議 俱在任

顧侃 江西副使守制在原籍浙江慈谿縣

已上俱廉而有爲

王偉戶部主事守制見在京城　黃澤布政使爲民在原籍福建閩縣

馮益總旗見在京城

已上俱智謀出衆

翁紹宗總督備倭都指揮見差　本官勇而有謀

楊智南京豹韜左衛總旗在衛　本旗諳曉兵畧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題爲糾劾事照得廣寧伯劉安先該欽命鎮守大同近訪得本官擅離大同赴京　朝見臣等切詳劉安領一面之寄固守城池操練軍馬保障

邊方其任不爲不重今者非奉　朝廷明文乃
敢擅離信地萬一虜冦有警豈不失誤事機及
看得叅謀軍事戸部侍郎沈固等奏到本內稱
爲戸部尚書等官俱未聞出自　朝廷除授妄
自僉署前職俱合究問臣等欲候劉安到日于
大班劾奏謹題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敕爲糾劾事嘗謂保障邊陲職守既嚴于將帥擅離
信地誅夷尤重于條章臣節有虧邦刑不宥切
照廣寧伯劉安疎庸小器懦怯凡材以門地而

受封素乏鷹揚之志際承平而拜將曾何汗馬
之勞掌都府則振舉無聞督操軍則侵漁不已
以子女玉帛爲玩好以膏粱紈袴爲家風視
國家之危難若罔聞知于軍士之飢寒略不顧
恤遐者胡人不道犯我邊方
皇上舉親征之師劉安備扈從之列旣無奇策可紀
謨蒙當宁眷知謂大同實西北之要衝而重兵
必將帥之是託命劉安以鎮守位望莫倫副劉
安以偏裨贊襄尤備爲劉安者所宜鞠躬盡瘁
報少効于涓塵何期放肆猖狂罪貫盈于山岳

非奉 朝廷 勅旨委棄邊境城池率爾就行
公然入見臣等切詳劉安勇不足以力戰逆
聖駕以回鑾智不足以守城保生靈以安堵偷生如
此胸中之抱負可知主將若斯閫外之紀律可
見竊慮胡塵未靖虜騎長驅雲中之得失難圖
天下之安危攸繫是誰之過責有所歸原情實
出于不忠論罪難逃于常憲合將本官拿送法
司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再照叅謀軍事等官戶
部侍郎沈固都督僉事郭登等久沐厚恩累無
寸報近日封章來奏情罪尤有可言或僉戶部

尚書之銜或假都督同知之號況以劉安無狀又敢輙自封侯曖昧朦朧不繇其道陞除遷拜莫知所從既非出于朝廷事實同于矯僞貪冒之情既著殺戮之典當行所據各官亦合差人拏問謹具啟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題爲印記馬駒事先該欽奉

宣宗皇帝聖旨科裏記着今後但是差公侯駙馬伯出去恁來門上說知怹時寫本子進來着翰林院寫勑書與他去欽此除欽遵外今差武安侯鄭宏

彭城伯張瑾前去南北直隷并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所屬各府州縣印記馬騾并駒謹題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題爲糾劾事查得正統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兵部尚書鄺埜等將統兵官左都督劉聚右僉都御史張楷等奉命勦賊半年並無捷報安坐建寧城中賊徒刼殺既不率軍救援又將官軍取回惟務宴飲污濁彰聞故將賊情文飾妄奏欺瞞

朝廷等情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這本科裏收着待他回時說欽此又

查得本年三月二十日兵部尚書鄺埜等將兵
科參出御史丁宣張海汪澄福建布政司等衙
門布政使等官宋彰等逼脅指揮侯本等妄將
沙縣賊徒聽從招撫情願復業等項虛詞扶同
欺瞞以致誤事等情覆奏節該奉
太上皇帝聖旨科裏記着待滅賊後來說欽此又查
得本年五月初八日禮科給事中王詔福建等
十三道御史周鑑等各將都督劉聚都御史張
楷等畏縮不才失陷都督陳榮及賦詩飲酒懷
奸挾詐妄報軍功等情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又查得本月二十五日該兵部三法司尚書等官鄺埜等兵科等六科都給事中姚銑等福建等十三道御史周鑑等將都御史張楷久在福建延住聞知賊首鄧茂七被殺因到延平將伊鄉人無功鎮海衛立功充軍千戶楊俊詞狀批准有功逼脅御史滕龐具奏及令義男張雲呼喚御史到伊歇處自行捏寫向授羅汝先誘賊方略哄出鄧茂七情繇本稾及親隨兩京親信官軍姓名付與御史添寫本內比因御史不從又行忿怒自到

各官衙門坐守逼令具奏節次捏報伊男張應
麟功次又將羅汝先喚到歇處不知何故以致
羅汝先割死及都督劉聚劉得新朋奸爲惡等
因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又查得本年七
月十一日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姚銑等浙江等
十三道御史張洪等各將總兵官左右叅將都
指揮僉事徐恭陶瑾孫鏜叅贊軍務尚書石璞
等領兵自到浙江之後溫處金華等府殺死都
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王瑛沈鱗脫綱等軍夫

民壯不計其數出師半載全無寸功及妄報兒
男家人功次等因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欽遵除御史汪
澄已正典刑布政使宋彰等已有詔書事理降
用外其都指揮徐恭孫鏜近蒙陞用都督劉得
新蒙留處州鎮守都督劉聚都指揮陶瑾都御
史張楷尚書石璞御史丁宣張海今將回京臣
切詳各官爲　朝廷重臣受兵戎大寄不忠不
義無勇無謀害軍殃民以掊克爲生業欺天罔
上視章奏爲虛文非詔赦屢降以招徠則賊徒

何繇而解散曩者浙江雖稱寧靖卽今福建復奏搶攘支吾之罪難容醞釀之情已著原其情犯五鼎當烹聲厥罪慾萬死莫贖數内張楷石璞或專臺憲或正工曹既無絲贊之功敢肆憸邪之志虧損　國體失誤軍機律以至公難當重任臣等欲候各官至日於大班劾奏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奉天討賊當圖捍患之功方命挫威實重彌天之罪切照左都督劉聚都督僉事劉得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楷俱以凡才

叨居重任居常則濫叨厚祿臨事則莫効微忠

邇因福建浙江等處草寇効尤乘時竊發

朝廷屢遣使招撫冀其自新而各賊冥頑弗悛愈

加滋蔓

太上皇帝不得已誕彰天討命劉聚等統率官軍爲

各官者自合戮力同心運籌決勝使賊徒殄滅

民庶安生庶盡臣職之當爲以副　朝廷之委

任豈期各官齷齪無用畏縮不才先於鉛山失

陷陳榮公然不救後於沙縣逼脅御史靡所不

爲逞私謀則僞造總兵之印信要虛譽則刊行

自和之唐音害軍殃民以培克爲生業欺君罔
上視章奏爲虛文累因勦殺葉宗留推托不進
復使擒拿鄧茂七勛績無成使生靈之死亡動
以萬計致將官之殞斃不下百千飲酒賦詩置
軍務而不理酣歌作樂視　國事爲泛常奸諛
之素行在朝貪汚之聲聞載道揑報兒男之功
次廉耻蕩然虛糜官府之供需職守何在妄准
無功千戶楊俊爵賞不繇於
朝廷逼死已降賊首羅汝先威權欲出於自己不
忠不義無勇無謀非　詔書屢降以招徠則賊

徒何繇而解散曩者浙江雖稱寧靖即今福建
復奏搶攘支吾之罪難容醞釀之情足見原其
情犯五鼎當烹聲厥罪從萬死莫贖非惟虧損
國體實乃失誤軍機律以至公宜加極典所據劉
聚劉得新張楷俱合拏送法司問罪以警將來
謹奏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　日